



列·托尔斯泰

# 安娜·卡列尼娜

下 册

# 安娜·卡列尼娜

下 册

〔俄〕列·托尔斯泰

周 扬 谢素台 译



## 第五部

谢尔巴茨卡雅公爵夫人以为，在距今不过五个星期的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因为到那时，恐怕连一半嫁奁都来不及备办妥当；但是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这个意见，就是说：推延到斋戒节以后恐怕太迟了，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的一位老祖母正病危，说不定就要死了，那样居丧就会把婚事更耽搁下去。因此，决定把嫁奁分成大小两部分，公爵夫人同意了在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她决定现在把小的一部分嫁奁预备齐全，大的一部分等以后送来；列文怎样也不能认真地回答，他同不同意这种安排，为此，她很生他的气。新郎新妇只等婚事一完就要到乡下去的，到了乡下，大的一部分嫁奁就不需要了，这样，这个办法就更方便了。

列文还是处在和以前一样的恍惚迷离的状态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幸福构成了世间万有的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他现在对任何事都用不着思考，也无须乎操心，一切都有人替他料理。他连将来的生活计划和目的都没有，他听凭别人去安排，相信一切都会圆满的。他的哥哥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公爵夫人指点他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他所做的无非是完全同意他们向他建议的一切。他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结婚后就离开莫斯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到外国去。他一切都同意。“如果你们高兴，你们喜欢怎

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很幸福，随便你们做什么，我的幸福决不会因而有所增减！”他想。当他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们到外国去的话告诉吉提的时候，她不赞成，而且关于他们未来的生活她有她自己的一定的打算，这可使他大为吃惊。她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所爱好的工作。他看得出来，她不但不理解这种工作，而且她也不想去理解。可是这并不妨碍她把这项工作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她知道他们的家要在乡下，所以她想不到他们将来不会去居住的外国去，而要去他们的家所在的地方。这种明确表示出来的意愿使列文吃惊了。但是在他反正都是一样，因此他立刻要求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乡下去，好像这是他的义务似的，请他凭着他的丰富的鉴赏力把那里的一切布置好。

“可是我问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乡下为新夫妇的来临把一切都布置停当了，从乡下回来以后有一天这样问他，“你有了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怎么啦？”

“没有你就不能够结婚呀。”

“哎呀！”列文叫道。“哦，我恐怕有九年没有受圣礼了哩！我连这点想也没有想到。”

“你真是个好妙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起来了，“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可是这样不成，你知道。你一定得受圣礼。”

“什么时候？只剩四天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这件事也替他办妥了。于是列文就开始忏悔了。对于列文，也像对于任何不信教、却尊重别人

的信仰的人一样，出席参加教会的仪式是很不愉快的。在这种时候，处在他现在这种柔和的心境中，这种不可避免的虚伪行为对于列文不但是痛苦，而且好像是完全不可设想的。现在，正当他心花怒放，欢天喜地的日子，他竟不得不说谎或是亵渎神明。他感觉到他两者都不能做。但是虽然他三番四次地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受圣礼能不能够得到证书，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断定说那是不能够的。

“而且，这在你算得了什么呢——两天工夫？并且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聪明的老头呢。他会替你那颗牙齿拔出，你会一点也不觉得的。”

站着做第一遍祈祷的时候，列文极力回想他的青年时代和他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所体验的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但是他立刻确信这在他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极力想把这一切看成一种毫无意义的无聊的习俗，好像拜客的习俗一样；但是他感觉得这样也不行。列文对于宗教，像他的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抱着非常不确定的看法。他既不能够相信，同时他也不能够确信这全是错误的。因此，既不能相信他所做的事的意义，也不能将它看作无聊的形式而淡然置之，在他预备领受圣礼的整个期间，他因为做着自己所不了解的事，做着如他的内心的声音告诉他的虚伪和错误的事，而感到一种不安和羞耻的心情。

在举行仪式的时间内，他时而倾听着祈祷，极力想把一些和他自己的见解不相违背的意义加在上面；时而感觉到他不能理解，并且不得不非难这种祈祷，于是他极力不去听它，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思想、观察、和当他百无聊赖地站在教堂里

的时候萦回于他脑海中的种种回忆。

他做完了日祷、晚祷和夜祷，第二天他起得比平常早，没有喝茶，在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就到教堂去做早祷和忏悔去了。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求乞的兵士、两个老太婆和教会执事们以外再也没有人了。

一个年青的执事，他的长脊背的两半透过他的薄薄的法衣清楚地显出来，走来迎接他，立刻走到墙边的小桌旁，读起训诫来。当他读的时候，特别是听见他再三地迅速地重复说：“上帝怜悯我们！”——听上去那好像是说“赦免我们”——的时候，列文觉得思想已经关闭起来，加上了封条，不许碰也不许动，否则结果就会陷于混乱；所以，当他站在执事背后的时候，他只顾继续想他自己的心事，不去听，也不去追究对方所念的话。“她的手有多么丰富的表情呵。”他想，回忆起昨天他们坐在角落里的桌旁的情景。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谈，就像那种时候常有的情形一样，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尽在张开又合拢，注意到她的这种动作，连她自己也笑起来了。他回忆起他怎样吻了吻那只手，然后细看了那玫瑰色的手心里的脉纹。“又是赦免我们！”列文想，划着十字，行着礼，望着正在行礼的执事的背部的柔软运动。“后来她拉住我的手，细看了那脉纹。‘你这只手多美呵，’她说。”于是他望了望自己的手和执事的短短的手。“是的，现在快完了，”他想，“不，好象又开始了，”他听着祈祷，这样想。“不，正在收场了。瞧，他弯身行礼一直弯到地面。收场总是这样子的。”

执事的丝绒袖口里的手偷偷地接过去一张三卢布的钞

票，说他要登记上列文的名字，他的新长靴就轻快地在空寂的教堂的石板地上响着走过去，他走上祭坛。一会儿以后，他在那里往外张望，向列文招手。一直封锁着的思想开始在列文的心中动起来了，但是他连忙驱走它。“总会完结的，”他一面想，一面向讲经台走去。他走上台阶，往右转，看见了祭司。这祭司，是一个长着稀疏的花白胡须和疲倦的和善的眼睛的小老头，正站在讲经台旁，翻着圣礼经。向列文微微鞠了鞠躬，他立刻开始用老一套的腔调读起祈祷文来。当他读完了的时候，他弯腰行礼一直弯到地面，转脸向着列文。

“基督为人眼看不见地降临了，来听取您的忏悔，”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您相信圣使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祭司继续说，把眼睛避开列文的脸，在他的圣带下面合拢他的两手。

“我曾经怀疑过一切，如今还在怀疑，”列文用一种自己听起来也觉得不愉快的声调说，说过就不再开口了。

祭司等待了几秒钟，看他还有没有说的，然后就闭上眼睛，迅速地带着很重的弗拉基米尔地方的口音说：

“怀疑原来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但是我们应当祈求慈悲的上帝坚定我们的信心。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他加上说，毫不间断，好像极力要不浪费时间。

“我的主要的罪过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怀疑的。”

“怀疑原来是人类天生的弱点，”祭司又重复了一遍那句话。“您主要怀疑些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我有时甚至连上帝的存在也怀疑，”列文不



由自主地说出来了，他为他的失言而感到惶恐。但是列文的话似乎对于祭司并没有影响。

“对于上帝的存在还会有什么怀疑呢？”他浮上一丝隐约可辨的微笑，连忙说。

列文默不作声。

“您既然看见了他的创造物，您对于造物主还能有什么怀疑呢？”祭司用那迅速的老一套的腔调继续说。“是谁用各种发光体去装饰天空的？是谁把大地打扮得如此美丽？没有造物主，这一切怎么解释呢？”他说，询问般地望着列文。

列文感觉到和祭司谈论哲学是不适宜的，因此他只回答了和问题直接有关的话。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那么您怎么可以怀疑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呢？”祭司带着愉快的困惑神情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说，涨红了脸，并且觉得他的话是愚蠢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只会显得愚蠢的。

“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有怀疑，要祈求上帝坚定他们的信念。魔鬼的力量很大，我们得抵抗他。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祈祷上帝，”他急忙地重复说。

祭司稍稍停顿了一下，好象在沉思似的。

“我听说您要和我的教区居民，上帝的儿子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了？”他带着微笑加上说。“一位很好的小姐呵。”

“是的，”列文回答，为祭司羞红了脸。“在忏悔的时候他问我这个做什么？”他想。

于是，好象是回答他的思想似的，祭司对他说：

“您快要开始结婚的生活了，上帝会赐给您子孙。不是这样吗？哦，如果您不能克服那种把您引诱到不信仰的路上去的恶魔的诱惑的话，您会给您的孩子们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温和的责备口吻说。“如果您爱您的儿女的话，那末，您，作为一个善良的父亲，就不但要希望您的孩子享有富贵荣华，您还要希望他获得拯救，由于真理之光而获得精神的启发。不是这样吗？当天真未凿的小孩问您：‘爸爸！世界上魅惑我的一切东西——大地、水、太阳、花、草，是谁造出来的呢？’的时候，您如何回答他呢？难道您能够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您不能不知道，因为慈悲的上帝显示给您看了。或者您的孩子会问您：‘死后什么在等着我呢？’假如您一点都不知道，您对他说什么呢？您怎样回答他呢？您让他去受世间和恶魔的诱惑吗？那是不对的！”他说，于是他停住了，把头歪到一边，用仁慈温厚的眼睛望着列文。

这一回列文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和祭司争论，而是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到他的孩子们能够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怎样回答他们呢。

“您走进了人生的这样一个时期，”祭司继续说，“您该选定您的道路，坚持下去。祈求上帝，求他发慈悲帮助您，怜悯您！”他结束道。“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广大无边的仁慈，饶恕这个儿子……”于是念完了赦罪的祈祷文，祭司祝福了他，就让他走了。

那天回到家来的时候，列文因为这个尴尬的处境并没有

要他说一句谎话就已经过去而感到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除此以外，在他心上还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记忆，仿佛那善良可爱的老头儿所说的话也并不象他起先所想的那么愚蠢，在那些话里面有一些应当弄清楚的东西。

“自然，不是现在，”列文想，“而是以后哪一天。”列文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痛切地觉得在他的灵魂里有些不清楚不干净的地方，而对于宗教，他抱着如他在别人身上所那么明显地看出而且厌恶的那同样的态度，他的朋友斯维亚兹基就因为那种态度而受过他的责备。

那天晚上列文和他的未婚妻一道在杜丽家里度过，而且高兴到极点。把他自己的兴奋心情描摹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的时候，他说他快活得好像一条被教练着去钻圈的狗，它终于领悟了，做了人家命令它做的事，吠着，摇着尾巴，兴高采烈地跳上桌子和窗槛。

## 二

在举行婚礼的那天，依照习俗（公爵夫人和达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坚持要严格遵守一切习俗），列文没有见他的新娘，在他的旅馆里和偶然聚在他房间里的三个独身朋友一道吃饭。一个是谢尔盖·伊凡诺维奇，一个是卡塔瓦索夫，大学时代的朋友，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被列文偶然在街上遇见了拉来的，还有一个是契利柯夫，他的伴郎，莫斯科的保安官，列

文猎熊的伙伴。这聚餐是很愉快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高兴极了，很赞赏卡塔瓦索夫的创见。卡塔瓦索夫感到他的创见得到重视和理解，就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了。契利柯夫对于各种各样的谈话总是活泼愉快地加以支持的。

“您看，”卡塔瓦索夫由于在讲坛上养成的习惯拉长声音说，“我们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一向是一个多么有为的人物。我是说过去，因为现在已经看不见他昔日的面影了。在他离开大学的时候，他爱好科学，对于人性的研究感到兴味；现在他的一半能力却用来自己欺骗自己，而另外一半就用来给这种欺骗辩护。”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您更坚决的反对结婚的人，”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

“不，我并不反对结婚。我赞成分工。没有别的事好做的人应当生育子女，而另外的人就致力于他们的教养和幸福。这就是我的看法。愿意把两件事混合起来的人极多；可是我不能算是其中的一个！①”

“当我听到您恋爱的时候，我会多么快活呵！”列文说。“一定请我喝喜酒吧。”

“我已经在恋爱了。”

“是的，和墨鱼！你知道，”列文转向他的哥哥说，“米哈依尔·谢苗诺维奇正在写一本关于营养的书……”

“呵，不要胡扯！无论写什么都没有关系。事实是，我的

---

① 引自格利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恰茨基的话。——俄文本编者注。

确爱墨鱼。”

“可是那并不妨碍您爱妻子！”

“墨鱼不妨碍，可是妻子却妨碍哩。”

“为什么？”

“呵，您会发现的！您现在爱好农事，游猎，——可是您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他说普鲁特诺有许多鹿，还有两头熊呢，”契利柯夫说。

“哦，我不去，你们去把它们捉来吧。”

“噢，那倒是真话，”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你可以从此向你的猎熊事业告别了——你的妻子不会允许你去的！”

列文微笑了。他的妻子不让他去的那种想法是这样令人愉快，他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快乐。

“可是，他们会去捉到那两只熊，而您却没有去，那毕竟可惜。您记得上次在哈皮洛沃吗？那是一场多愉快的打猎呵！”契利柯夫说。

列文不愿打破这种幻想，仿佛离开她还能够有什么快乐，因此他没有说一句话。

“向独身生活告别的习俗是有道理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不管你怎样快乐，你总不能不惋惜你的自由。”

“您承认您有这样一种感觉，象果戈理的新郎<sup>①</sup>一样，想从窗口跳下去吧？”

“自然有，不过不承认罢了，”卡塔瓦索夫说，放声大笑起

---

① 果戈理的剧本《结婚》中的人物。——译者注。

来。

“呵，窗子开着……我们马上就动身到特维尔去吧！有一头大母熊，我们可以直捣巢穴。当真地，就坐五点钟的车走吧！这里的事随他们的意思去办好了，”契利柯夫微笑着说。

“哦，说实在的，”列文也微笑着说，“我心里丝毫找不出惋惜我的自由的心情。”

“是的，现在您心里这样乱，您什么也不觉得的，”卡塔瓦索夫说。“等一等，到您稍微清楚一点的时候，您就觉得了。”

“不！假如是那样，那末，虽然有我的感情（他不便在他们面前说爱情这个字眼）和幸福，但失去我的自由，我多少总会感到有点惋惜吧……可是恰恰相反，我高兴的正是失去我的自由。”

“糟糕得很！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卡塔瓦索夫说。“哦，让我们干一杯祝他恢复健康，或是祝他的梦想有百分之一可以实现吧——就是那样，也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幸福！”

一吃过饭，客人们就走了，为的是赶紧换好衣服去参加婚礼。

当剩下他一个人，回忆着这班独身朋友的谈话的时候，列文问自己：他心里真有他们所说的那种惋惜自由的心情吗？这问题使他微笑了。“自由？自由有什么用？幸福就在于爱和希望：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那就是说，毫无自由可言——这就是幸福！”

“但是我知道她的思想、她的希望、她的感情吗？”一个声音突然向他低语。微笑从他脸上消逝，他变得沉思了。他突然发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他感到恐怖和怀疑——对一切事

情怀疑。

“要是她不爱我怎么办呢？要是她只是为了结婚而和我结婚怎么办呢？要是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所做的事，怎么办呢？”他问自己。“她也许会清醒过来，等到已经结了婚的时候才发现她并不爱我，而且不能爱我。”于是涉及她的、奇怪的、最邪恶的念头浮上了他的脑海。他嫉妒起渥伦斯基来，好象一年前一样，仿佛他看见她和渥伦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就是昨天。他怀疑她没有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他。

他迅速地跳起来。“不，这样下去不成！”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我要到她那里去，我要问问她，最后再对她说一次：我们还是自由的，我们不如维持现状的好！随便什么都比永久的不幸、耻辱、不忠实好！”他的心里怀着绝望，对一切人，对他自己，对她都怀着愤恨，他走出了旅馆，坐车上她家里去了。

他在后房里找到了她。她正坐在一口箱子上，和一个使女在安排什么，挑拣着散满在椅背和地板上的各种颜色的衣

“噢！”她一见他就叫起来，高兴得容光焕发。“柯斯嘉！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最近几天来她差不多交替地用这两个名字。）我没有想到你来呢！我正在理我从前的衣服，看哪一件给什么人穿合式……”

“呵！好极了！”他阴郁地说，望着使女。

“你去吧，杜尼亚，我回头叫你，”吉提说。“柯斯嘉，怎么回事？”使女一走，她就明确地用了这个亲密的称呼问。她觉察出了他的兴奋而又阴郁的异样的脸色，她感到恐怖。

“吉提！我痛苦得很。我一个人忍受不住，”他声音里带

着绝望的调子说，站在她的面前，恳求地凝视着她的眼睛。他从她的情意深深的、忠实的脸上已经看出他所要说的话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他要她亲口来消除他的疑惑。“我是来说，现在还来得及。这一切还可以停止和挽回。”

“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怎么回事？”

“我说了不止一千遍，而且不由得要想的……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同意和我结婚。想一想吧。你错了。再想一想吧。你不会爱我的……要是……就不如说出来的好，”他说，没有望着她。“我会很痛苦。让人家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随便什么都比不幸好……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总好一些……”

“我不明白，”她惶恐地说，“你想要翻悔……你不愿意了吗？”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你发疯了！”她叫，恼怒得满脸绯红。

但是他的脸色是这样可怜，她抑制住她的恼怒，把衣服扔在圈手椅上，她在他旁边坐下。

“你在想些什么呢？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我想你不会爱我的。你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呢。”

“我的上帝！我怎么办才好呢……？”她说着，哭出来了。

“呵！我做了什么呀？”他叫，于是跪在她面前，他开始吻她的手。

当五分钟后公爵夫人走进房里来的时候，她看见他们完全和好了。吉提不但使他确信了她爱他，而且甚至为了回答她为什么爱他这个问题，向他说明了所以她爱他的理由。她



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理解他，因为她知道他喜欢什么，因为他所喜欢的东西都是好的。这在他似乎是十分明白了。当公爵夫人走到他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正并肩坐在箱子上，清理衣服，而且正在争辩着，因为吉提要把列文向她求婚的时候她穿的那件褐色衣服给杜尼亚，而他坚决主张那件衣服永远不要给别人，可以把另外一件蓝色衣服给杜尼亚。

“你怎么不明白呢？她的皮肤是褐色的，蓝色衣服和她不相称……我全盘考虑过了呢。”

听到他来访的原因，公爵夫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生气了，叫他赶快回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吉提梳头，因为梳发匠夏尔勒就要来了。

“实在说，这几天来她什么也没有吃，正在憔悴下去，而你又来说些无意思的话来搅扰她，”她对他说，“走吧，走吧，我的好人！”

列文感到有罪而又羞惭，但却得到安慰，回到了他的旅馆。他哥哥、达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都穿上了礼服，正在等着用圣像给他祝福。时间一刻都不能耽搁了。达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还得坐车回家去接她的儿子，他卷起了头发，又涂了发油，要拿着圣像跟新娘在一起。并且，还得派一部马车去接伴郎。另一部马车把谢尔盖·伊凡诺维奇送走后，还得转回来……总之，有许多复杂的事情需要考虑和料理。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就是不能再耽搁，因为已经六点半了。

用圣像祝福的仪式并没有产生什么特别效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滑稽的庄重姿势和他妻子并排站着，手里拿